

bA65/2705
漢晉學術編年卷之五

東漢

孝和皇帝

名肇，章帝子
在位十七年。

永元元年己丑（八九）

桓郁爲長樂少府。帝即位，富於春秋，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，欲令少主頗涉經學，上疏皇太后曰：「禮記云：天下之命，懸於天子。天子之善，成乎所習。習與智長，則切而不勤。化與心成，則中道若性。昔成王幼小，越在襁褓。周公在前，史佚在後。太公在左，召公在右。中立聽朝，四聖維之。是以慮無遺計，舉無過事。孝昭皇帝八歲即位，大臣輔政，亦選名儒韋賢、蔡義、夏侯勝等入授於前，平成聖德。建初元年，張霸、魏應召訓亦講禁中。臣伏維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，宜漸教學，而獨對左右小臣，未聞典義。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，子郁結髮敦尚，繼傳父業。故再以

校尉入授先帝，父子給事禁省，更歷四世。今白首好禮，經行篤備，又宗正劉方宗之表，善爲詩經，先帝所褒。宜令鄒方並入教授，以崇本朝，光示大化。」由是遷郁長樂少府，復入侍講。頌之，轉爲侍中奉車都尉

【出處】後漢書桓郁傳

馬嚴退居於家。初，嚴於建初四年，徵拜太中大夫，遷將作大匠，七年坐事免，至是，帝即位，嚴爲竇氏所忌，乃退居自守，訓教子孫。永元十年，卒於家，時年八十二。生七子，固，抗，猷，驥，驥，留，暉，惟續繼知名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馬援傳

二年庚寅（九〇）

魯丕爲東郡太守。丕前後在二郡，爲人修通溉灌，百姓殷富，數薦達幽隱名士。明年，拜

陳留太守，視事三期，後坐累貧人不實，徵司寇論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魯丕傳

四年壬辰（九二）

丁鴻爲司徒

初，帝即位，鴻遷太常。至是，代袁安爲司徒。時竇太后臨政，竇憲兄

弟各擅威權。鴻因日食上封事曰：「臣聞日者陽精，守實不虧，君之象也。月者陰精，盈毀有常，臣之表也。故日食者，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。昔周室衰季，皇甫之屬，專權於外，黨類彊盛，侵奪主勢，則日月薄食。故詩曰：『十月之交，朔日辛卯，日有食之，亦孔之醜。』春秋日食三十六，弑君三十二。變不空生，各以類應。夫威柄不以放下，利器不以假人。覽觀往古，近察漢興，傾危之禍，靡不由之。是以三桓專魯，田氏擅齊，六卿分晉，諸侯握權，統嗣幾移。哀平之末，廟不血食。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，不得行其勢也。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，不敢僭差，然而天下遠近，皆惶怖承旨。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，求通待報，雖奉符璽，受臺敕，不敢便去，久者至數十日。背王室，向私門，此迺上威損下權盛也。人道悖於下，效驗見於天，雖有隱謀，神照其情。垂象見戒，以告人君。聞者月滿

先節，過望不虧，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。陛下未深覺悟，故天重見戒，誠宜畏懼，以防其禍。詩云：「敬天之怒，不敢戲豫。」若敕政責躬，杜漸防萌，則凶妖消滅，害除福湊矣。夫壞崖破巖之水，源自涓涓，干雲蔽日之木，起於葱青。禁微則易，救末者難。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，恩不忍誨，義不忍割，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。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，依託權門傾覆詔諛以求容媚者，宜行一切之誅。問者大將軍再出，威振州郡，莫不賦斂，吏人遣使貢獻，大將軍雖不受，而物不還主。部署之吏，無所畏憚，縱行非法，不伏羅辜。故海內貪猾，競爲姦吏，小民吁嗟，怨氣滿腹。臣聞天不可以不剛，不剛則三光不明。王不可以不彊，不彊則宰牧縱橫。宜因大變，改政匡失，以塞天意。」書奏十餘日，帝以鴻行太尉，兼衛尉，屯南北宮。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，憲及諸弟皆自殺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丁鴻傳

崔駰卒初，章帝崩，廢太后臨朝。憲以重戚，出納詔命。鴻獻書於憲，以謙德爲法

盈滿爲戒。及憲爲車騎將軍，辟驥爲掾。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，皆故刺史二千石。惟驥以處士年少，擢在其間。憲擅權驕恣，驥數諫之。及出擊匈奴，道路愈多不法。驥爲主簿，前後奏記數十，指切長短，憲不能容，稍疏之。因察驥高第，出爲長岑長。驥自以遠去不得意，遂不之官而歸。至是，卒於家，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，合二十一篇。隋志有驥傳集十卷。

【出處】

後漢書崔駰傳

班固死獄中。初，固以母喪去官，及永元初，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，以固爲中護軍，與參議。北單于聞漢軍出，遣使欵居延塞，欲修呼韓邪故事，朝見天子，請大使。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，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。會南匈奴掩破北庭，固至私渠海，聞虜中亂，引還。及竇憲敗，固先坐免官。固不教學諸子，諸子多不遵法度，更人苦之。洛陽令種兢嘗行，固奴干其車騎，吏推呼之，奴醉罵。兢大怒，畏憲不敢發，心銜之。及竇氏賓客皆逮考，兢因此捕繫固，遂死獄中。時年六十一。

詔以譴責既抵主者吏罪。

【出處】後書漢班固傳

【附錄】班固著述表

白虎通義六卷

隋志唐志

漢書百篇

今存

續倉頡篇十三章

漢書藝文志

奕旨一篇

古文苑

離騷經章句一卷

王逸楚辭叙

集四十一篇

後漢書本傳。通志作十七卷。

五年癸巳(九三二)

詔議郡國舉孝廉之人數。時大郡口五六十萬，舉孝廉二人。小郡口二十萬並有蠻夷者

，亦舉二人。帝以爲不均，下公卿會議。司徒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：凡口率之科，

宜有階品，蠻夷錯雜，不得爲數。自今郡國，率二十萬口，歲舉孝廉一人。四十萬，二人。六十萬，三人。八十萬，四人。百萬，五人。百二十萬，六人。不滿二十萬，二歲一人。不滿十萬，三歲一人。帝從之。明年，憲卒，賜贈有加常禮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丁鴻傳

【考證】按此與漢武帝元光元年選舉之法相同，或因大亂之後，舊制已廢，至是始議恢復也。

曹褒遷城門校尉。初，褒於四年遷射聲校尉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，破亂聖術，宜加刑誅。帝雖寢其奏，而漢禮遂不行。褒在射聲，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。褒親自履行，問其意。故吏對曰：『此等多是建武以來，絕無後者，不得埋掩。』褒乃惻然，爲買空地，悉葬其無主者，設祭以祀之。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。時有疾疫，褒巡行病徒，爲致醫藥，經理餵粥，多蒙濟活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曹褒傳

桓郁卒。郁以六年代丁鴻爲太常，至是病卒。郁經授二帝，恩寵甚篤。賞賜前后數百萬，顯於當世。門人楊震字伯起，弘農華陰人。朱寵皆至三公。初榮受朱潛章句四十萬言，浮辭繁長，多過其實。及榮入授明帝，減爲二十三萬言。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言萬。由是尙書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桓郁傳

七年乙未（九五）

曹褒出爲河內太守。時春夏大旱，糧穀湧貴，褒到，乃省吏並職，退去姦殘，澍雨數降，其秋大熟，百姓給足，流民皆還。後坐上災害不實免，有頃徵，再遷，復爲侍中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曹褒傳

崔瓊至洛陽。暖孚子玉，崔顥之中子也。早孤，銳志好學。盡能傳其父業。至是，年十八，至京師，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，逵善待之。瓊因留游學，遂明天官歷數，京房易傳，六日七分。諸儒宗之。與馬融張衡篤相友好。融字季長，扶風茂陵人，即馬嚴之子。衡字平子，南陽西鄂人，世爲著姓，祖易傳，六日七分。諸儒宗之。與馬融張衡篤相友好。

父班固郎太守。衡少善屬文，游於三輔，因入京師，觀大學。遂通五經，貫六藝。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尙之情，常從容淡靜，不好交接俗人。永元中，舉孝廉，不行。連辟公府，不就。時天下承平日久，自王侯以下，莫不踰侈。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，因以諷諫。精思博會，十年乃成。大將軍鄧騭奇其才，累召不應。衡善機巧，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，常耽好玄經，謂崔瑗曰：「吾觀太玄，方知子雲妙極道數，乃與五經相擬，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，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。復二百歲，殆將終乎。所以作者之數，必顯一世，當然之符也。漢四百歲，玄其興矣。」安帝雅聞衡善術學，公車特徵拜郎中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崔瑗傳 張衡傳 馬融傳

八年丙申（九六）

班昭續漢書 班昭字惠姬，班彪之女也。博學才高。適同郡曹壽，字世叔。壽早卒。昭有節行法度，兄固著漢書，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遇禍。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，踵而成之。帝又數詔昭入宮，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，號曰大家。每有貢獻異物，輒詔大家作賦頌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列女曹世叔妻傳

【考證】按後漢書鄧皇后紀稱『后自入宮掖，從曹大家受經書。』又稱『永元八年冬入掖庭爲貴人』則昭之入宮亦當在此時，故誌之於此。

九年丁酉（九七）

張奮請定禮樂。奮字穉通，張純之子也。少好學，節儉行義，常分損租奉，贍卹宗親，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。以五年代桓郁爲太常，六年代劉芳爲司空。至是，以病罷，在家上疏曰：『聖人所美，政道至要，本在禮樂。五經同歸，而禮樂之用尤急。』

孔子曰：『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，移風易俗，莫善於樂。』又曰：『揖讓而化天下者，禮樂之謂也。』先王之道禮樂，可謂盛矣。孔子謂子夏曰：『禮以脩外，樂以制內，丘已矣夫。』又曰：『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，刑法不中，則民無所厝其手足。』臣以爲漢當制作禮樂，是以先帝聖德，數下詔書，愍傷崩缺。而衆儒不達，議多駭異。臣累世台輔，而大典未定，私竊惟憂，不忘寢食。臣犬馬齒盡，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。』

【出處】後漢書張奮傳

十年戊戌（九八）

徐防爲少府。防字謁卿，沛國銓人也。祖父宣爲講學大夫，以易教授王莽。父憲亦傳宣業。防少習父祖學。永平中，舉孝廉，除爲郎。防體貌矜嚴，占對可觀，明帝異之。特補尚書郎，職典樞機，周密畏慎，奉事二帝，未常有過。及帝即位，稍遷司隸校尉，出爲魏郡太守。至是遷少府。又遷大司農。勤曉政事，所在有述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徐防傳

十一年己亥（九九）

李尤爲蘭臺令史。尤字伯仁，廣漢雒人也。少以文章顯。至是，侍中賈逵逵於三年爲左復爲侍中，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。召詣東觀，受詔作賦，拜蘭臺令史。稍遷，安帝時爲諫議大夫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李尤傳

【攷証】李尤之爲蘭台令史，史不明載年代。然稱其爲侍中賈逵所薦。攷逵之爲侍中，在永元八年至十三年之間。則李尤之爲蘭台令史，必在此數年之中，姑誌之於此以俟考。

魯丕爲中散大夫。丕復徵，再遷中散大夫。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，宜見任用。帝因朝會，召見諸儒，不與侍中賈逵尙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。帝善丕說，罷朝，特賜冠幘履穀衣一襲。丕因上疏曰：『臣以愚頑，顯被大位。犬馬氣衰，猥得進見。論難於前，無所甄明。衣服之賜，誠爲優過。臣聞說經者，傳先師之言，非從己出，不得相讓。相讓則道不明，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。難者必明其據，說者務立其義。浮華無用之言，不陳於前，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。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，博觀其義。覽詩人之旨意，察雅頤之終始，明舜禹臯陶之相戒，顯周公箕子之所陳，觀乎人文，化成天下。陛下既廣納謇謇，以開四聽，無令鶻蕡以言得罪。既顯嚴穴，十三年，遷爲侍中，免。永初二年，詔公卿舉偏術爲學者，大將軍鄧騭舉丕，再遷，復爲侍中，在中郎將。再爲三老。五年，卒于官。求仁賢，無使幽遠，獨有遺失。』

【出處】後漢書魯丕傳

十二年庚子（一〇〇）

許慎作說文解字

慎再遷除校長，復爲太尉南閣祭酒，校書東觀。常從賈逵受古學，

遂作說文解字，敘篆文，合以古籀。博問通人，考之於達。六藝羣書之詁，皆訓其

意。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，世間人事，莫不畢載。始於

一而終於亥。凡十四篇，（除叙而言）五百四十部，九千三百五十三文，重一千一

百六十三，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。自敍曰：『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，

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；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；於是

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。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，庶業其繁，飾爲萌生。黃帝之

史倉頡，見鳥獸蹏迹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，初造書契。百工以乂，萬品以察

，蓋取諸夬。夬揚于王庭，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，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

忌也。倉頡之初作書，蓋依類象形，故謂之文。其後形聲相益，即謂之字。文者物

象之本，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。箸於竹帛謂之書，書者始也。以迄五帝三王之世，

改易殊體。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，靡有同焉。周禮八歲入小學，保氏教國子，先

以六書。一曰指事：指事者，視而可識，察而見意，上下是也。二曰象形：象形者：畫成其物，隨體詰詘，日月是也。三曰形聲：形聲者，以事爲名，取譬相成，江河是也。四曰會意：會意者，比類合誼，以見指撝，堯信是也。五曰轉注：轉注者，建類一首，同意相受，考老是也。六曰假借：假借者，本無其字，依聲託事，令長是也。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，與古文或異。至孔子書六經，左丘明述春秋傳，皆以古文，厥意可得而說。其後諸侯力政，不統於王，惡禮樂之害己，而皆去其典籍。分爲七國，田疇異晦，車涂異軌，律令異法，衣冠異制，言語異聲，文字異形。秦始皇初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同之，罷其不與秦文合者。斯作倉頡篇，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，大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，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頗省改，所謂小篆者也。是時秦燒滅經書，滌除舊典，大發吏卒，興戍役官，獄職務繁，初有隸書以趣約易，而古文由此絕矣。自爾秦書有八體：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，四曰蟲書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書，七曰殳書，八曰隸書。漢興有艸書。尉律，學僮

十七以上，始試，諷籀書九千字，乃得爲史。又以八體試之。郡移太史并課，最者以爲尙書史。書或不正，輒舉劾之。今雖有尉律，不課。小學不修，莫達其說久矣。孝宣皇帝時，召通倉頡讀者，張敞從受之，涼州刺史杜業，沛人爰禮，講學大夫秦近，亦能言之。孝平皇帝時，徵禮等百餘人，令說文字未央廷中，以禮爲小學元士，黃門侍郎楊雄，采以作訓纂篇。凡倉頡已下十四篇，凡五千三百四十字，羣書所載，略存之矣。及亡新居攝，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，自以爲應制作，頗改定古文。時有六書：一曰古文，孔子壁中書也。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異者也。三曰篆書——即小篆——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。四曰左書，即秦隸書。五曰繆篆，所以摹印也。六曰鳥蟲書，所以書幡信也。壁中書者，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等經，西漢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。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，其銘即前代之古文，皆自相似。雖亘復見遠流，其詳可得略說也。而世人大共非訾，以爲好奇者也。故詭妄正文，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。變亂常行，以耀於世。諸生競逐

說字解經義。稱秦之穀書爲倉頡時書。云「父子相傳，何得改易？」乃猥曰「長頭人爲長。人持十爲斗，虫者屈中也。」廷尉說律，至以字斷法，苛人受錢，苛之字止句也。若此者甚衆，皆不合孔氏古文，謬於史籀。俗儒尚夫，覩其所習，蔽所希聞，不見通學，未嘗觀字例之條，怪舊執而善野言。以其所知爲秘妙，究洞聖人之微旨。又見倉頡篇中「幼子承詔」，因曰：「古帝之所作也，其辭有神靈之術焉。」其迷誤不諭，豈不悖哉！書曰：「予欲觀古人之象」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。孔子曰：「吾猶及史之闕文，今亡矣夫。」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。是非無正，巧說表辭，使天下學者疑。蓋文字者，經藝之本，王政之始，前人所以垂後，後人所以識古。故曰：「本立而道生」「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」。今叙篆文，合以古籀，博采通人，至於小大，信而有證。稽誤其說，將以理羣類，解謬誤，曉學者，達神悟，分別部居，不相雜厕也。萬物咸覩，靡不兼載。厥誼不昭，爰明以諭。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，皆古文也。其於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」

【出處】後漢書許慎傳 說文解字叙

【考證】叙後又有『粵在永元困頓之年』之語，困頓者，子年也。故可考知爲永元十二年庚子之事。

楊終爲郎中，終在故郡，著春秋外傳十二篇，改定章句十五萬言。作生民詩制封禪書，皆傳於世。至是，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直，徵拜郎中，以病卒，賜錢二十萬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楊終傳 及注引袁山松譜 華陽國志

十三年辛丑（一〇一）

帝幸東觀。春正月丁丑，帝幸東觀，覽書林，閱籍籍，博選術藝之士，以充其官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和帝紀

賈逵卒。初，逵既領騎都尉，內備雜輶，兼領秘書近署，甚見信用。至是卒，年七十。朝廷愍惜，除兩子爲太子舍人。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。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，凡九篇。學者宗之，後世稱爲通儒。然不修小節，當世以此頗譏焉。